

梁祝 牡丹灯 十里红妆……

宁波的民间文艺中 从不缺少“爱情”

虽然一直有人提醒，七夕的主题不是爱情，而是女儿乞巧。但仍经不住约定俗成，谁让牛郎织女约好了在这一天见面呢？

在这个“中国情人节”里，自然要听甜甜的爱情。宁波民间文艺中，有这么几段爱情，甜不甜的另说，但都足够经典。



宁波梁祝公园。



万工轿。

1 “若要夫妻同到老，梁山伯庙到一到”

宁波关于爱情的IP，第一个非梁祝莫属。

2006年，由浙江省宁波市等四省六地联合申报的“梁祝传说”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在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静书看来，宁波的梁祝传说源远流长。

梁山伯，晋代会稽人氏。他的简历很短，细节大多来自后人附会。

北宋大观年间的明州刺史李茂诚，为了让人相信梁祝故事是真的，亲自执笔写了一篇《义忠王庙碑记》，把梁山伯的生卒年月日搞得清清楚楚。还有祝英台出嫁的日子、与船公的对话，也都具体到时辰。

故事的后半段——梁山伯从万松书院毕业，做了鄞令，然而不幸在任上病死，“葬鄞城西”。

最早这么说的人是晚唐张读，

他在《宣室志》这一目前留下来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版本里，将梁山伯与宁波扯上了关系。

到了南宋地方志，梁山伯葬在宁波成了事实。乾道《四明图经》载：“义妇冢，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。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，有庙存焉。……按《十道四蕃志》云，‘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’，即其事也。”南宋宝庆志《鄞县县境图》上，鲜明标注着“义妇冢梁山伯祝英台室”字样。

梁祝墓旁，有一座不知建于哪朝的梁山伯庙。宁波地方上一直流传，梁山伯是个好官，勤政爱民，致力于治水，梁山伯庙最初不是为爱情而建，只是单纯希望他保佑当地风调雨顺。

只是后来慢慢“走偏”，美好的爱情取代了一切，渐次流传出“若要

夫妻同到老，梁山伯庙到一到”的话来。梁山伯庙还有“送子殿”，古人多厉害，要拜就一步到位。

1997年6月下旬，梁祝文化公园施工时发现一座砖室墓。考古报告说，墓葬的年代可以推测到西晋早期，墓主人是一位出身寒门的下品官员。多么巧合！虽然从来没有人说这就是梁山伯的墓，但好像大家都愿意这样相信。

2016年，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找到一首南宋时期日僧北山道隆的诗，其中有一句“灯残雪案同床梦，蝶化荒丘几度化”，这是学界发现已知最早的梁祝化蝶诗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梁祝大概率只是传说。但一代代人总是想尽办法为他们寻找“出处”，好像这样，爱情会愈发真切起来。

3 “待我长发及腰，少年娶我可好？”

这几日，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“万工轿”从武林馆区被搬迁到之江馆，拆卸拼装过程引起众多媒体关注。

这顶万工轿是现存万工轿中最豪华的一顶，据载是上世纪50年代初，浙博老馆长江闻道从宁海城关大米巷“聚成号”当铺征集而来。整个轿子重量在200公斤上下，由八人肩抬，是名副其实的八抬大轿。

很难想象这顶轿子真正被使用的样子。木雕彩轿，朱漆泥金，飞龙舞凤的轿顶层层相叠，簇拥戏曲故事。魁星点斗、天官赐福、麒麟送子、和合二仙……金银彩绣制成的轿衣垂挂流苏，阳光照在玻璃板上，发出五色的光。

小宫灯、小铃铛互相轻触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一摇一晃，一步一响，每一步都走进轿中少女的心里，羞赧、忐忑、婉转情长。

宁波人不太露富，只有在嫁女这件事上，完全没有藏着掖着的心思，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只为编织一场无瑕的梦。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良田千亩、十里红妆。

前几年，有一句网络语很红：“待我长发及腰，少年娶我可好？”这话出自宁海人何晓道创作的言情小说《十里红妆女儿梦》，全诗如下：“待我长发及腰，少年娶我可好？待你青丝绾正，铺十里红妆可愿？却怕长发及腰，少年倾心他人。待你青丝绾正，笑看君怀她笑颜。”

何晓道对十里红妆是真爱，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红妆文化今天的影响力。1963年生于宁海的他，上世纪80年代起便以超前眼光在浙东乡间广泛收集红妆用具，醉心其中，不畏艰难。2003年，他以个人收藏创办十里红妆博物馆，化私为公，终将红妆文化打造成地方名片。

在七夕这样的节日里，以“红妆”妆点，也是一份祝愿。 记者 顾嘉懿

2 流行于日本的“牡丹灯笼”

牡丹灯，牡丹亭，差一字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相传元末明初，宁波镇明岭下，有乔姓书生丧偶。元宵节那天，一个名叫符丽卿的姑娘带着丫鬟提灯而来，与乔生私会半月有余。一天，邻居老翁告诉他，看见他和一个骷髅在一起。乔生起疑，在月湖湖心寺看

见了符丽卿停灵的棺木。

乔生和许仙一样，他怕了，请道士捉鬼。符丽卿不是白素贞，没有成全官人的意思。既然不能同生，那就一起死好了。某日乔生酒醉，取道湖心寺，再被发现时已在棺中。此后每到月黑风高夜，人们总能看见乔生和一姑娘提灯走着……

这个故事，被明人瞿佑写在《剪灯新话》里，传到日本后，流传成日本三大“鬼话”之一。

日本人在讲述这个故事时，导入了更多本国审美，紧张的气息更为浓烈。比如上田秋成翻改中国小说的名著《雨月物语》中，有一篇“吉备津之釜”。符丽卿化名“矶良”，因为“正太郎”的辜负，化身冤魂。正太郎死时，只见发髻，不见尸首，更加骇人。

对“牡丹灯记”最钟情的作家是山东京传，他至少创作了四个不同版本，包括读本《浮牡丹全传》、合卷《戏场花牡丹灯笼》等。他爱极了“月夜挑灯前行”的场面，孜孜不倦，一

遍遍写。

日本歌舞伎也演这个故事，比如《阿国御前化妆镜》。故事里的女子“阿国”被“元信”辜负，其侍女提牡丹灯笼将元信引至阿国府邸。牡丹花落，府邸化作荒寺，阿国变成骷髅一具，妖冶夺目。

在日本，据此翻改的文艺作品还有很多。纯翻译的《奇异怪谈集》、浅井了意《伽婢子》里的《牡丹灯笼》、《夜窗鬼谈》里的《牡丹灯》、三游亭元朝《怪谈牡丹灯笼》、小泉八云文学作品《灵之日本》里的《宿世之恋》等，都以“牡丹灯记”为原型。

这个故事还多次被拍成恐怖电影。1968年山本萨夫执导的《牡丹灯笼》、1993年宫泽理惠主演的《青春牡丹灯笼》、2019年的《令和元年牡丹灯笼》是其中比较有名的。

相反，因为《剪灯新话》明朝时即被封禁，这个故事在国内流传反而不广。发生在宁波月湖的鬼故事，也可以说是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了。



月夜挑灯(《新形三十六怪撰》中的牡丹灯笼)。